

## 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徐霞客遊記 滇遊日記四

戊寅（公元1638年）□月初一月 凌晨起，晴爽殊甚。從三家村啜粥啟行，即西由峽中，已乃與溪別。復西逾嶺，共三里，人報恩寺。仍轉東，二里，過松花壩橋。又循五龍山而南三□里，循省城東北隅南行。已乃轉西度大橋，則大溪之水自橋而南，經演武場而出火燒鋪橋，下南壩矣。從橋西入省城東門，飯於肆。出南門，抵向所居停處，則吳方生方出遊歸化寺未返，余坐待之。抵暮握手，喜可知也。初二日 余欲西行，往期阮仁吾所僱擔夫，遇其姪阮玉灣、阮穆聲，詢候甚篤。下午，阮仁吾至寓，以擔夫楊秀僱約至。余期以五日後再往晉寧，還即啟行。仁吾臚以番悅香扇。

初三日 余欲往晉寧，與唐元鶴州守、大來隱君作別。方生言：「二君日日念君。今日按君還省，二君必至省謁見，毋中途相左也。盍少待之？」乃人叩玉灣，並叩楊勝寰，知麗江守相望已久。既而玉灣來顧寓中，知按君調兵欲征阿迷，然兵未發而路人皆知之，賊黨益猖狂於江川、澂江之境矣。玉灣謂余：「海口有石城妙高，相近有別墅，已買山欲營構為勝地。請備車馬，同行一觀。」余辭以晉寧之行不容遲，因在迤西羈久也。又云：「緬甸不可不一遊。請以騰越莊人為導。」余頷之。

初四日 余束裝欲早往晉寧，主人言薄暮舟乃發，不若再飯而行。已而阮玉灣饋榼酒，與吳君分餉之。下午，由羊市直南六里，抵南壩，下渡舟，既暮乃行。是晚西南斗風，舟行三□里，至海夾口泊。三鼓乃發棹，味爽抵湖南涯北圩口，乃觀音山之東南瀕海處。其涯有溫泉焉。舟人有登浴者，余畏風寒，不及沐也。於是掛帆向東南行，二□里至安江村，梳櫛於飯肆。仍南四里，過一小橋，即西村四通橋分注之水，為歸化、晉寧分界處。又南四里，入晉寧州北門，皆昔來暗中所行道也，至是始見田疇廣辟，城樓雄壯焉。入門，門禁過往者不得入城，蓋防阿迷不靖也。既見大來，各道相思甚急。飯而入叩州尊，如慰饑渴，遂留歡宴。夜寢於下道，供帳極鮮整。

初五至初七日 日日手談內署，候張調治。黃從月、黃沂水禹甸與唐君大來，更次相陪，夜宴必盡醉乃已。

初八日 飲後，與黃沂水出西門，稍北過陽城堡，即所謂古土城也。其西北為明惠夫人廟，廟祀晉寧州刺史李毅女。夫人功見《一統志》。有元碑，首句云：「夫人姓楊氏，名秀娘，李毅之女也。」既曰「李女」，又曰「姓楊」，何謬之甚耶？豈夫人之夫乃姓楊耶？然辭不達甚矣。人傳其內猶存肉身，外加髻焉，故大倍於人。余不信。沂水云：「昔年鼠傷其足，露骨焉。不妥也。」是日，州幕傅良友來拜，且饋醴醢。

初九日 余病嗽，欲發汗，遂臥下道。

初□日 嗽不止，仍臥下道。唐君晨夕至榻前，邀諸友來看，極殷綖。

□一日 余起，復入內署。蓋州治無事，自清晨邀以入，深暮而出，復如前焉。是日，傅幕復送禮。余受其雞肉，轉寄大來處。下午，傅幕之親姜廷材來拜。

□二日 唐州尊饋新制長褶棉被。余入謝，並往拜姜於傳署，遇學師趙，相見藹藹。及往拜趙於學齋，遇楊學師，交相拜焉。詢趙師：「陸涼有何君巢阿否？」趙言：「陸涼無之。當是浪穹人。然同宦於浙中，相善。」趙君升任於此，過池州，問六安何州君，已丁艱去矣。四月初至鎮遠，其所主之家，即何所先主者，是其歸己的。但余前聞一僧言，貴州水發時，城中被難者，有一浙江鹽官，扛二□餘，俱遭漂沒，但不知其姓。以趙君先主鎮遠期計之，似當其時，心甚惴惴，無可質問也。

□三日 州尊赴楊貢生酌。張調治以騎邀游金沙寺，以有莊田在其西麓也。出西門，見門內有新潤之房頗麗，問之，即調治之兄也。出西門，直西行田塍中，路甚坦。其塢即南自河潤鋪直北而出者，至此乃大開洋，北極於滇池焉。西界山東突瀕塢者，為牧羊山；北突而最高者，為望鶴山，其北走之餘脈為天城；又西為金沙，則散而瀕海者也。東界山西突而屏誠南者，為玉案山；北峙而最高者，為盤龍山；其環北之正脊，為羅藏山，則結頂而中峙者也。州治倚東界之麓。大堡、河潤合流於西界之麓，北出四通橋，分為兩流：一直北下滇海；一東繞州北入歸化界，由安江村入滇海。經塢西行三里，上溪堤，有大石樑跨溪上，是為四通橋。由橋西直上坡，為昆陽道。西北由岐一里半，為天女城，上有天城門遺址，古石兩疊，如雕刻亭簷狀。昔李毅之女秀，代父領鎮時，築城於此，故名。城阜斷而復起，西北瀕湖者，其山長繞。為黃河山；西南並天城而圓聳夾峙者，為金沙山。此皆土山斷續，南附於大山者也。金沙之西，則滇海南漱而入，直逼大山；金沙之南，則望鶴山高擁而北瞰，為西界大山北隅之最。其西則將軍山聳崖突立，與望鶴駢峙而出，第望鶴則北臨金沙，天城、將軍則北臨滇海耳。黃河山之西，有洲西橫海中，居廬環集其上，是為河泊所，乃海子中之蝸居也；今已無河泊官，而海子中渡船猶泊焉。其處正西與昆陽對，截湖西渡，止二□里；陸從將軍山繞湖之南，其路倍之。由天女城盤金沙山北夾，又一里半而入金沙寺。寺門北向，盤龍蓮峰師所建也，寺頗寂寞。由寺後拾級而上，為玉皇閣，又上為真武殿，俱軒敞，而北向瞻湖，得海天空闊之勢。山之西麓，則連村倚曲，民居聚焉。入調治山樓，飯而登出，憑眺寺中。下步田畦水曲，觀調治家人築場收谷。戴月入城，皎潔如晝，而寒峭逼人。還飯下道，不候唐君而臥。

□四日 在署中。

□五日 在州署。夜酌而散，復出訪黃沂水。其家寂然，花陰曆亂，惟聞犬聲。還步街中，恰遇黃，黃乃呼酒踞下道門，當月而酌。中夜乃散。

□六日 余欲別而行，唐君謂：「連日因歌童就醫未歸，不能暢飲。使人往省召之，為君送別，必少待之。」余不能卻。

□七、□八日 皆在州署。

□九日 在州署。夜月皎而早陰霾。

二□日、二□一日 在州署。兩日皆條雨條霽。

二□二日 唐君為余作《瘞靜聞骨記》，三易稿而後成。已乃具酌演優，並候楊、趙二學師及唐大來、黃沂水昆仲，為同宴以饒。

二□三日 唐君又饋棉襖、袂褲，具厚贖焉。唐大來為余作書文甚多，且寄閃次公書，亦以青蚨贖。乃人謝唐君，為明日早行計。

晉寧乃滇池南一塢稍開，其界西至金沙山，沿將軍山抵三尖村，與昆陽界，不過二□里；東至盤龍山頂，與澂江界，不過□里；北至分水河橋，與歸化界，不過五里；南入山塢，與澂江界，不過□里。總計南北不過□五里，東西不過三□里，不及諸蠻酋山徼一曲也。

晉寧之水，惟四通橋為大。其內有二溪，俱會於牧羊山下石壁村。一為大壩河，即河潤鋪之流，出自關索嶺者，余昔往江川由之；一為大甫河，出自鐵爐關者，與新興分水之嶺界。二水合而出四通橋，又分其半，東灌州北之田。至州東北，又有盤龍山澗之水，自州城東南隅，循城北流，引為城濠，而下合於四通東灌之水，遂北為歸化縣分界，而出安江村。其河乃唐公新濬者。

晉寧二屬邑俱在州東北境，亦鎮海東南之餘塢也。歸化在州北二□里，呈貢又在歸化北四□里。呈貢北即昆明縣界，東北即板橋路，東即宜良界，東南即羅藏山，陽宗界。歸化北五里有蓮花洞山，一名龍洞，有水出其間。羅藏山在歸化東□里，盤龍山東北之主峰也，東南距澂江府四□里。其山高聳，總挈眾山，與邵甸之梁王山對，亦謂之梁王山，以元梁王結寨其上也。西北麓為滇池，東南麓為明湖、撫仙湖。水之兩分其歸者，以此山為界；水之三匯其壑者，亦以此山為環。然則比邵甸梁王，此更磅礴矣。其脈自鐵爐關東度為關索嶺，又東為江川北屈頽山，遂北走為此山；又東至宜良縣西境，又北度楊林西嶺，又北過兔兒關，又北結為邵甸梁王山，而為果馬、月狐之脊焉。

晉寧四門，昔皆傾記。唐元鶴蒞任，即修城建樓，極其壯麗。

晉寧東至澗江六〇里，西至昆陽四〇里，南至江川七〇里，北至省會一百里，東南至路南州一百五〇里，東北至宜良一百六〇里，西南至新興州一百二〇里，西北至安寧州一百二〇里。

唐晉寧初授陝西三水令，以御流寇功，即升本州知州，以憂歸，補任於此。乃郎年〇五歲，文學甚優，落筆有驚人語。餘三子俱幼。

唐大來選貢，以養母繼引，詩畫書俱得董玄宰三昧。余在家時，陳眉公即先寄以書云：「良友徐霞客，足跡遍天下，今來訪雞足並大來先生。此無求於平原君者，幸善視之。」比至滇，余囊已罄，道路不前，初不知有唐大來可告語也。忽一日遇張石夫謂余曰：「此間名士唐大來，不可不一晤。」余游高嶠時，聞其在傳玄獻別墅，往覓之，不值。還省，忽有揖余者曰：「君豈徐霞客耶？唐君待先生久矣！」其人即周恭先也。周與張石夫善，與張先晤唐，唐即以眉公書誦之，周又為余誦之。始知眉公用情周摯，非世誼所及矣。大來雖貧，能不負眉公厚意，因友及友。余之窮而獲濟，出於望外如此。

唐大來，其先浙之淳安籍，國初從戎於此。曾祖金，嘉靖戊子鄉薦，任邵武同知，從祀名宦。祖堯官，嘉靖辛酉解元。父懋德，辛卯鄉薦，臨洮同知。皆有集，唐君合刻之，名《紹箕堂集》，李本寧先生為作序，甚佳。

大來言曆數先世，皆一仕一隱，數傳不更，故其祖雖發解，竟不仕而年甚長。今大來雖未發解，而詩翰為滇南一人，真不忝厥祖也。但其胤嗣未耀，二女俱寡，而又旁無昆季，後之顯者，將何待乎？

大來之岳為黃麟趾，字伯仁，以鄉薦任山東嘉祥令，轉四川順慶府縣令，卒於任，即黃沂水禹甸之父、從月之兄也。其祖名明良，嘉靖乙酉鄉薦，仕至畢節兵憲，有《牧羊山人集》。

大來昔從廣南出粵西，抵吾地，亦以粵西山水之勝也。為余言：「廣南府東半日多程，有寶月關甚奇。從廣南東望，崇山橫障，翠截遙空，忽山間一孔高懸，直透中局，光明如滿月綴雲端，真是天門中開。路由其下盤躋而入，大若三四城門。其下旁又一竅，潛通滇粵之水。」予按黃麟趾詔陽關詩注云：「關口天成一石虎頭，耿耿可畏。」按詔陽即此洞也，唐君謂之寶月者，又其別名耳。此路東去即歸順，余去冬為交彝所梗，不能從此。

盤龍山蓮峰祖師，名崇照，元至正間以八月〇八日涅槃。作偈曰：「三界與三涂，何佛祖不由，不破則便有，能破則便無。老僧有吞吐不下，門徒不肯用心修，切忌切忌。」師素不立文字，臨去乃為此，與遺蛻俱存。至今以此日為「盤龍會」云。

邵真人以正，初名璇，晉寧人。其父名仁，叔名忠，俱由蘇州徙遷移。閩老劉逸庵忠詩有曰：「三郎足下風雲達，小阮壺中日月長。」末句又曰：「恨望蘇州是故鄉。」

晉時，晉寧之地曰寧州，南蠻校尉李毅持節鎮此，討平叛酋五〇八部。惠帝時，李雄亂，殺死之，女秀有父風，眾推領州事，竟破賊保境，比卒，群酋為之立廟。是時寧州所轄之境雖廣，而駐節之地，實在於此。至唐武德中，以其為晉時寧州統會之地，置晉寧縣。此州名之所由始也。州名宦向有李毅及王遜、姚岳等。迨萬曆間吳郡許伯衡修《州志》，謂今晉寧州地已非昔時五〇八部之廣，以一隅而僭通部之祀，非諸侯祭封內山川義，遂一並撤去之，並《志傳》亦削去，只自我朝始。遂令千載英靈，空存盼，一方故實，竟作塵灰，可歎也！然毅雖削，而其女有廟在古城，岳雖去，而岳亦有廟在州西，有功斯土，非豎儒所能以意滅者也。許伯衡謂昔時寧州地廣，今地狹，李毅雖嫡祖，晉寧不得而祀之，猶支子之不得承祀大宗也。余謂晉寧乃嫡塚，非支子比，毅所轄五〇八部雖廣，皆統於晉寧，今雖支分五〇八部，皆其支庶，而晉寧實承祀之主。若晉寧以地狹不祀，將委之五〇八部乎五〇八部復以支分，非所宜祀，是猶嫡塚以支庶眾多，互相推委，而虛大宗之祀也。然則李毅乃一方宗主，將無若敖之恫乎？故余謂唐晉寧、唐大來，首以復祀李毅為正。

二〇四日 街鼓未絕，唐君令人至，言早起觀天色，見陰雲釀雨，風寒襲人，乞再遲一日，候稍霽乃行。余謝之曰：「行不容遲，雖雨不為阻也，」及起，風雨淒其，令人有黯黯魂消意。令庖人速作飯，余出別唐大來。時余欲從海口、安寧返省，完省西南隅諸勝，從西北富民觀螳螂川下流，而取道武定，以往雞足，乃以行李之重者，托大來令人另齎往省，而余得輕具西行焉。方抵大來宅，報晉寧公已至下道，亟同大來及黃氏崑玉還道中。晉寧公復具酌於道，秣馬於門。時天色復朗，遂舉大觥，登騎就道。

從西門三里，度四通橋。從大道直西行，半里，上坡，從其西峽轉而西南上，一里半，直躡望鶴嶺西坳。又西下涉一澗，稍北，即瀕滇池之涯。共五里，循南山北麓而西，有石聳起峰頭，北向指滇池，有操戈介冑之狀，是為石將軍，亦石峰之特為嶮峭者。其西有廟北向，是為石魚廟。其西南又有山西突起，亞於將軍者，即石魚山也。又西二里，海水中石突叢叢，是為牛戀石。滙上村與鄉，俱以牛戀名。於是又循峽而南，二里，逾平坡南下，有水一塘，直浸南山之足，是為三尖塘。塘南山巒高列，塘北度脊平行，脊之北，即滇池牛戀。塘水不北泄而東破山腋，始知望鶴之脈自西來，不自南來也。從塘北西向溯塢入，其塢自西而東，即塘水之上流也。三里，塢西盡處，有三峰排列其南：最高者即南山之再起者也；其中一峰，則自南峰之西繞峽而北，峙為中峰焉；北峰則瀕滇池，而東度為石將軍、望鶴山之脈矣。中峰之東，有村落當塢，是為三尖村，晉寧村落止此。西沿中峰而上，一里，與南峰對峽之中，復阻水為塘，不能如東塘之大，而地則高矣。又平上而西，一里，逾中峰之脊。從脊上西南直行，為新興道；逾脊西北下，即滇池南涯，是為昆陽道；而晉寧、昆陽以是脊為界焉。於是昆陽新舊州治，俱在一望。直下半里，沿滇池南山隴半西行，二里餘，有村在北崖之下，滇池之水環其前，是曰赤峒裡，亦池濱聚落之大者，而田則不能成壑焉。又西由村後逾嶺南上，即西下，三里，有村倚南山北麓。盤其嘴而西，於是西峽中開，自南而北，與西界山對夾成塢。其脊南自新興界分支北下，西一支直走而為新舊州治，而北盡於舊寨村；東一支即赤峒裡之後山，濱池而止。東界短，西界長，中開平塢為田，一小水貫其中，亦自南而北入滇池，即《志》所稱渠濫川也。由東嘴截塢而西，正與新城相對，而大道必折而南，盤東界之嘴以入，三里始西涉塢。逕塢三里，又隨西界之麓北出，一里半，是為昆陽新城，又北一里半，為昆陽舊城，於是當滇池西南轉折處矣。舊城有街衢闐堵而無城郭，新城有樓櫓雉堞而無民廬，乃三四年前，舊治經寇，故卜築新邑，而市舍猶仍舊貫也。舊治街自南而北，西倚山坡，東瞰湖淩。至巳日西昃，亟飯於市。此州有天酒泉、普照寺，以無奇不及停履，遂北行。

四里，稍上，逾一東突之坳。其山自西界橫突出，東懸滇海中。路逾其坳中北下，其北滇海復嵌塢西入。其突出之峰，遠眺若中浮水面，而其西實連綴於西界者也。乃西轉涉一塢，共四里，又北向循滇池西崖山麓行。五里，又有小峰傍麓東突，南北皆湖山環抱之，數〇家倚峰而居，是為舊寨村。由村北過一塢，其塢始自西而東；塢北有山一派，亦自西而東，直瞰滇海中。北二里，抵山下。直躡山北上，一里餘，從崩崖始轉東向山半行。又里餘，從東嶺盤而北，其嶺南北東三面，俱懸滇海中，正東與羅藏隔湖相對。此地杳僻隔絕，行者為畏途焉。嶺北又有山一支，從水涯之北，亦自西而東，直瞰滇海中，與此嶺南北遙對成峽，滇海驅納其中，外若環窩，中駢東戶，是為海口南嶺。北下之處，峻削殊甚，余慮日暮，驅馬直下。二里，復循塢西入，二里，西逾一坳。山坳西下，山塢環開，中為平疇，滇池之流，出海就峽，中貫成河，是為螳螂川焉。二里，有村傍塢中南山下，過之。行平疇間，西北四里，直抵川上。有聚落成衢，濱川之南，是曰茶埠墩，即所謂海口街也，有公館正焉，監察御史案臨，必躬詣其地，為一省水利所係耳。先是唐晉寧謂余，海口無宿處，可往柴廠莫土官鹽肆中宿；蓋唐以候代巡，常宿其家也。余問其處尚相去六七里，而日色已暮，且所謂海門龍王廟者，已反在其東二里，又聞阮玉灣言，有石城之勝，亦在斯地，將留訪焉，遂不復前，覓逆旅投宿。

二〇五日 令二騎返晉寧。余飯而躡屨北抵川上，望川北石崖轟空，川流直齧其下。問所謂石城者，土人皆莫之知，惟東指龍王堂在盈盈一水間。乃溯川南岸，東向從之。二里，南岸山亦突而臨川，水反舍北而逼南，南岸崩嵌盤沓，而北崖則開繞而受民舍焉，是為海門村。與南崖相隔一水，不半里，中有洲浮其吭間，東向滇海，極吞吐之勢；峙其上者，為龍王堂。時渡舟在村北岸，呼之莫應。余攀南岸水窟，與水石相為容與，忘其身之所如也。久之，北崖村人以舟至，遂渡登龍王堂。堂當川流之中，東臨海面，時有賽祭祀神者浮舟而至，而中無廟祝；後有重樓，則阮祥吾所構也。廟中碑頗多，皆化、治以後，撫按相度水利、開濬海

口免於泛濫，以成瀕海諸良田者，故巡方者以此為首務云。

出廟渡北岸，居廬頗集。其北向所倚之山有二重。第一重橫突而西，多石，而西垂最高，即轟削而瀕於川之北岸者；第二重橫突而東，多土，而東繞最遠，即錯出而盡為池之北圩者。二重疊置於村後，蓋北自觀音山盤礴而盡於此。村氓俱阮氏莊佃。余向詢阮玉灣新置石城之勝，土人莫解，謂阮氏有墳在東岸，誤指至此，村人始有言石城在里仁村。其村乃僮僮寨，正與茶埠墩對，從此有小徑，向山後峽中西行，三里可至。余乃不東向阮墳，而西覓里仁焉。即由村後北逾第一重石峰之脊，北向下，路旁多錯立之石，北亦開塢，而中無細流。一里，隨塢西轉，已在川北岸轟削石峰之後；蓋峰南湫逼川流，故取道於峰北耳。其內桃樹萬株，被隴連塹，想其蒸霞煥彩時，令人笑武陵、天台為燭火矣。西一里，過桃林，則西塢大開，始見田疇交際，溪流霍霍，村落西懸北山之下，知其即為里仁村矣。蓋其塢正南矗立石山，西盡於此，塢瀕於川，亦有一村臨之，是為海口村，與茶埠墩隔川相對，有渡舟焉。其塢之東北逾坡，塢之西北循峽，皆有路，凡六□里而抵省會。而里仁村當塢中北山下，半里抵村之東，見流泉交道，山崖間樹木叢蔭，上有神宇，蓋龍泉出其下也，東塢以無泉，故皆成旱地；西塢以有泉，故廣辟良疇。由村西盤山而北，西塢甚深，其塢自北峽而出，直南而抵海口村焉。村西所循之山，其上多蹲突之石，下多崕峒之崖，有一竅二門西向而出者。余覺其異，詢之土人，石城尚在塢西嶺上，其下亦有龍泉，可遵之而上。

共北半里，乃西下截塢而度，有一溪亦自北而南，中乾無流。涉溪西上，共半里，聞水聲號號，則龍泉溢西山樹根下，瀦為小潭，分瀉東南去。由潭西上嶺，半里，則嶺頭峰石湧起，有若卓錫者，有若夾門者，有若芝擎而為台，有若雲臥而成郭者。

於是循石之隙，盤坡而上，墜壑而下。

其頂中窪，石皆環成外郭，東面者巒岫森透，西面者穹覆壁立，南向則余之逾脊而下者，北面則有石窟曲折，若離若合間，一石墜空當關，下覆成門，而出入由之，圍壑之中，底平而無水，可以結廬，是所謂石城也。透北門而出，其石更分枝簇萼、石皆青質黑章，廉利稜削，與他山迥異。有牧童二人，引余循崖東轉，復入一石隙中，又得圍崖一區，惟東面受客如門，其中有跌座之龕，架板之牀，皆天成者。出門稍南，回顧門側，有洞呀然，亟轉身披之。其峒透空而入，復出於圍崖之內，始覺由門入，不若由洞入更奇也。計圍崖之後，即由石城中望所謂東面巒岫處矣。出洞，仰眺洞上石峰層沓，高聳無比，復有一老僮僮披獸皮前來，引余相與攀躋。其上如眾台錯立，環中窪而峙其東，東眺海門，明鏡漾空，西俯窪底，翠瓣可數，而隔崖西峰穹覆之上，攢擁尤高。乃下峰，復度南脊，轉造西峰，則穹覆上崖，復有後層分列，其中開峽，東墜危坑而下，其後則土山高擁，負辰於上，聳立之石，或上覆平板，或中剖斜欄。崖齋有二小穴如鼻孔，群蜂出入其中，蜜漬淋漓其下，乃崖蜂所巢也。兩牧童言：「三月前土人以火熏蜂而取蜜，蜂已久去，今乃復成巢矣。」童子競以草塞孔，蜂輒嗡嗡然作銅鼓聲。憑覽久之，乃循墜坑之北，東向懸崖而下。經東石門之外，猶令人一步一回首也。先是從里仁村望此山，峰頂聳石一叢，不及晉寧將軍峰之偉杰，及抵其處而闔辟曲折，層沓玲瓏，幻化莫測，鐘秀獨異，信乎靈境之不可以外象求也。蓋是峰西倚大山，此其一支東竄，峰頂中坳，石骨內露，不比他山之以表暴見奇者；第其上無飛流涵瑩之波，中鮮荆棘梯崖之道，不免為兔狐所窟耳。老僮僮言：「此石隙土最宜茶，茶味迥出他處。今阮氏已買得之，將造庵結廬，招淨侶以開勝壤。豈君即其人耶？」余不應去。信乎買山而居，無過此者。

下山，仍過塢東，一里，經里仁村。東南一里，抵螳螂川之北，西望海口，有渡可往茶埠，而東眺瀕川，石崖聳削。先從茶埠隔川北望，於巒岫嵌突中，見白垣一方，若有新茅架其上者；今雖崖石掩映，不露其影，而水石交錯，高深嵌空，其中當有奇勝，遂東向從之。抵崖下，崖根插水，亂石濼洄，遂攀躋水石間。沿崖南再東，忽見石上有痕，躡崖直上，勢甚峻，掛石懸崖之跡，俱倒影水中。方下見為奇，又忽聞聲咳聲落頭上，雖仰望不可見，知新茅所建不遠矣。再穿下覆之石，則白垣正在其上。一道者方鑿崖填路，迎余入坐茅中。其茅僅逾方丈，明窗淨壁，中無供像，亦無甕具，蓋初落成而猶未棲息其間者。道人吳姓，即西村海口人，向以賈游於外，今歸而結淨於此，可謂得所托矣。坐茅中，上下左右，皆危崖綴影，而澄川漾碧於前，遠峰環翠於外；隔川茶埠，村廬繚繞，煙樹堤花，若獻影鏡中；而川中舫舳賈帆，魚習渡艇，出沒波紋間，棹影躍浮嵐，櫓聲搖半壁，恍然如坐畫屏之上也。

既下，仍西半里，問渡於海口村。南度茶埠街，入飯於主家，已過午矣。茶埠有舟，隨流□里，往柴廠載鹽渡瀕池。余不能待，遂從村西遵川堤而行。其堤自茶埠西達平定，隨川南涯而築之。蓋川水北依北岸大山而西，其南岸山勢層疊，中多小塢，故築堤障川。堤之南，屢有小水自南峽出，亦隨堤下注。從堤上西行，川形漸狹，川流漸迅。七里，有村廬倚堤，北下臨川，堤間有亭有碑，即所謂柴廠也；按舊碑謂之漢廠，莫土官鹽肆在焉。至此川迅石多，漸不容舟，川漸隨山西北轉矣，堤隨之。又西北七里，水北向逼山入峽，路西向度塢登坡。又二里，數家踞坡上，曰平定哨。時日色尚高，以土人言前途無旅店，遂止。

二□六日 雞再鳴，飯而出店，即北向循西山行。三里，曙色漸啟。見有岐自西南來者，有岐自東北來者，而中道則直北逾坳。蓋西界老山至此度脈而東，特起一峰，當關中突，障扼川流，東曲而盤之，流為所扼，稍東遜之，遂破峽北西向，墜級爭趨，所謂石龍壩也。此山名為九子山，實海口下流當關之鍵，平定哨在其南，大營莊在其東，石龍壩在其北。山不甚高大，圓阜特立，正當水口，故自為雄耳。山巔有石九枚，其高逾於人，駢立峰頭，土人為建九子母廟，以石為九子，故以山為九子母也。余時心知正道在中，疑東北之岐為便道，且可一瞰川流，遂從之。一里抵大營莊，則川流轟轟在下，舟不能從水，陸不能從峽，必仍還大路，逾坳乃得；於是返轍，從峰西逾嶺北下。共二里，有小水自西南峽來，渡之。復西上逾坡，則坡北峽中，螳螂川之水，自九子母山之東破峽北出，轉而西，繞山北而墜峽，峽中石又橫岨而層閣之，水橫衝直搗，或跨石之頂，或竄石之齋，湧過一層，復騰躍一層，半里之間，連墜五六級，此石龍壩也。此水之不能通舟，皆以此石為梗。昔治水者多燔石鑿級，不能成功，土人言鑿而輒輟，未必然也。

石級既盡，峽亦北轉。路從峽西山上，隨之北行。下瞰級盡處，峽中有水一方，獨清瀦，土人指為青魚塘，言塘中青魚大且多。按《志》，昆陽平定鄉小山山下有三洞，泉出匯而為潭，中有青魚白魚，俗呼隨龍魚，豈即此耶？北二里，峽稍開，有村在其下，為青魚塘村。北二里，西北躡一嶺，此嶺最高，始東見觀音山與羅漢寺碧雞山，兩峰東峙。又北見遙山一重，橫互眾山之北，西盡處特聳一峰最高，為筆架山；其西又另起一峰，與之駢立，則老龍之龍山也；東盡處分峙雙岫，亦最高，為進耳山，其南坳稍伏而豁，則大道之碧雞關也。兩最高之間，有尖峰獨銳，透穎於橫脊之南，是為龍馬山，其下則沙河之水所自來也。惟西向諸山稍伏而豁，大道之往迤西者從之，而老脊反自伏處南度。

始西一里，逾其巔。又西北下一里，則螳螂川之水，自嶺之北麓環而西，又轉而南。嶺西有村，瀕川而居，置渡川上，是曰武趣河，昆陽西界止此，過渡即為安寧州界。武趣之河，繞村南曲，復轉西峽去；路渡河即西北上坡。連越土壩二重，共五里，北下，有水一塘在東塢中。又北二里，有水一塘在西塢中。又北一里半，有村在路東。又北一里半，坡乃北盡，坡北始開東西大塢。乃下坡西向行塢中，二里，有水東北自北界橫互中尖峰下來，是為沙河。其流頗大，石樑東西跨之。河從梁南下，螳螂川之水，自武趣西峽轉而北來，二水合於梁南，半里，遂西北至安寧州城之南，於是北向經城東而北下焉。過沙河橋，又西北一里，則省中大道自東北來，螳螂川自城南來，俱會於城東，有巨石樑東西跨川上，勢甚雄壯。

過梁即為安寧城。入其東門，闌闌頗集，乃沽飲於市，為溫泉浴計。飲畢，忽風雨交至。始持傘從南街西行，已而知道祿裱大道，乃返而至東門內，從東街北行。半里，過州前，從其東復轉北半里，有廟門東向，額曰「靈泉」，余以為三潮聖水也，入之。有巨井在門左，其上累木橫架為梁，欄上置轆轤以汲，乃鹽井也。其水鹹苦而渾濁殊甚，有監者，一日兩汲而煎焉。

又西轉過城隍廟而北，半里，出北門。風雨淒淒，路無行人，余興不為止，冒雨直前。隨螳螂川西岸而北，三里半，有村在西山麓，其後廟宇東向臨之，余不入。又北二里半，大路盤山西北轉；有岐下坡，隨川直北行。余乃下從岐，一里半，有舟子艤舟渡，上川東岸，雨乃止。復循東麓而北，抵北嶺下，川為嶺扼，西向盤壑去，路乃北向陟嶺。嶺頗峻，一里逾嶺北，又一里，下其北塢，有小水自東北來，西注於川，橫木橋度之。共一里，又西北上坡，有村當坡之北，路從其側，一里，逾坡而北。再下再上，共

三里，西瞰螳川之流，已在崖下。崖端有亭，忽從足底湧起，俯瞰而異之。亟舍路西向下，入亭中，見亭後石骨片片，如青芙蓉湧出。其此復有一亭，下乃架木而成者。瞰其下，則中空如井，有懸級在井中，可以宛轉下墜。余時心知溫泉道尚當從上北行，而此奇不可失，遂從級墜井下。其級或鑿石、或嵌木，或累梯，共三轉，每轉約二級，共六級而至井底。井孔中僅圍四尺，其深下垂及底約四五丈。井底平拓，旁裂多門，西向臨螳川者為正門，南向者為旁門。旁門有屏斜障，屏間裂竅四五，若窗櫺戶牖，交透疊印，土人因號之曰「七竅通天」。「七竅」者，謂其下之多門；「通天」者，謂其上之獨貫也。旁門之南，崖壁巉削，屏列川上；其下洞門，另辟駢開，凡三四處，皆不甚深透，然川漱於前，崖屏於上，而洞門累累，益助北洞之勝。再南，崖石轉突處，有一巨石下墜崖側，迎流界道，有題其為「醒石」者，為冷然筆。石北危崖之上，有大書「虛明洞」三大字者，高不能矚其為何人筆。其上南崖，有石橫斜作垂手狀，其下亦有洞西向，頗大而中拓，然無嵌空透漏之妙。「虛明」二字，非此洞不足以當之。「虛明」大書之下，又有刻「聽泉」二字者，字甚古拙，為燕泉筆。又其側，有「此處不可不飲」，為升庵筆，而刻不佳，不若中洞。門右有「此處不可不醉」，為冷然筆，刻法精妙，遂覺後來者居上。又「聽泉」二字上，刻醒石詩一絕，標曰「姜思睿」，而醒石上亦刻之，標曰「譜明」。譜明不知何人，一詩二標，豈譜明即姜之字耶？此處泉石幽倩，洞壑玲瓏，真考槃之勝地，惜無一人棲止。大洞之左，穹崖南盡，復有一洞，見煙自中出，亟入之。其洞狹而深，洞門一柱中懸，界為二竅，有儼儼囚發赤身，織草履於中，煙即其所炊也。洞南崖盡，即前南來之塢，下而再上處也。

時顧僕留待北洞，余復循崖沿眺而北。北洞之右，崖復北盡，遂躡坡東上，仍出崖端南來大道。半里，有庵當路左，下瞰西崖下，廬舍駢集，即溫泉在是矣。庵北又有一亭，高綴東峰之半，其額曰「冷然」。當溫泉之上，標以御風之名，楊君可謂冷暖自知矣。由亭前躡石西下，石骨稜厲。余愛其石，攀之下墜，則溫池在焉。池匯於石崖下，東倚崖石，西去螳川數步。池之南，有室三楹，北臨池上。池分內外，外固清瑩，內更澄澈，而浴者多就外池。內池中有石，高下不一，俱沉水中，其色如綠玉，映水光豔燁然。余所見溫泉，滇南最多，此水實為第一。池室後，當東崖之上，有佛閣三楹，額曰「暖照」，南坡之上，有官宇三楹，額曰「振衣千仞」。皆為土人鎖鑰，不得入。

余浴既，散步西街，見賣漿及柿者，以浴熱買柿啖之。因問知虛明之南，尚有雲濤洞，川之西岸，曹溪寺旁，有聖水，相去三里，皆反在其南，可溯螳川而游也。蓋溫池之西濱螳川東岸，夾廬成衢，隨之而北，百里而達富民。川東岸山最高者為筆架峰，即在溫池東北，《志》所謂岱崑山也；川西岸山最高者為龍山，曹溪在其東麓之半，《志》所謂蔥山也。二山夾螳川而北流，而蔥山則老脊之東盤者矣。余時抵川上，欲先覓曹溪聖水，而渡舟在川西岸，候之不至，遂南半里，過虛明諸洞下。南抵崖處，坡曲為塢，宜仍循川岸而南，以無路，遂上昔來大路隅，由小岐盤西崖而南。亦再下再上，一里半，有一村在坡南，是為沈家莊。老婦指雲濤洞尚在南坡外。又南涉塢，半里登坡，路絕而不知洞所在。西望隔川，有居甚稠，其上有寺，當即曹溪。有村童拾薪川邊，遙呼而問所謂雲濤洞者，其童口傳手指，以川隔皆不能辨。望見南坡之下，有石崖一叢，漫趨之。至其下，仰視石隙，叢竹娟娟，上有朱扉不掩。登之，則磴道逶迤，軒亭幽寂，餘花殘墨，狼藉蹊間，雲牖石牀，離披洞口。軒後有洞門下嵌，上有層樓橫跨，皆西向。先登其樓，樓中供大士諸仙像，香幾燈案，皆以樹根為之，多有奇古者。其南有臥室一楹，米盎書簾，猶宛然其內，而苔衣蘿網，封埋已久，寂無徑行，不辨其何人所構，何因而廢也。下樓入洞，初入若室一楹，側有一窟，下陷窈黑。其北又裂一門，透裂入，有小竅斜通於外，見竹影竄入，即墮黑而下。南下杳不知其所底，北眺亦有一牖上透，第透處甚微，光不能深燭，以手捫隘，以足投空，時時兩無所著，又時時兩有所礙。既至其底，忽望西南有光燦然，轉一隘，始見其光自西北頂隙透入，其處底亦平，而上復穹焉高盤。倏然有影掠隙光而過，心異之，呼顧僕，聞應聲正在透光之隙，其所過影即其影也。復轉入暗底，隙隘崖懸，無由著足，然而機關漸熟，升躋似易，覺明處之魂悸，不若暗中之膽壯也。再上一層，則上牖微光，亦漸定中生朗，其旁原有細級，宛轉崖間，或頽或整，但初不能見耳。出洞，仍由前軒出扉外，見右崖有石刻一方，外為棘刺結成窠網，遙不能見。余計不能去，竟踐而入之，巾履俱為鈎卸，又以布縛頭護網，始得讀之。乃知是庵為天啟丙寅州人朱化孚所構。其樓閣軒亭，俱有名額匾，住山僧亦有名有詩，未久而成空谷，遺構徒存，只增慨耳！

既下至川岸，若一航渡之，即西上曹溪。時不得舟，仍北三里至溫泉，就舟而渡，登西岸，溯川南行。望川東虛明崖洞，若即若離，杳然在落花流水之外。南一里，又見川東一崖，排突亦如虛明，其下亦有多洞迸裂，門俱西向，有大書其上為「青龍洞」、為「九曲龍宮」者，隔川望之，不覺神往。土人言此二洞甚深，篝火以入，可四五里，但中黑無透明處。此洞即在沈家莊北，余前從虛明沿川岸來，即可得之，誤從其上，行崖端而不知，深為悵悵；然南之雲濤，北之虛明，既已兩窮，此洞已去而復得之對涯，亦未為無緣也。又南一里，抵川西村聚。從其後西上山，轉而南，又西上，共一里，遂入曹溪寺。寺門東向，古剎也。余初欲入寺覓聖泉，見殿東西各有巨碑，為楊太史升庵所著，乃拂碑讀之，知寺中有優曇花樹諸勝，因覓紙錄碑，遂不及問水。是晚，炊於僧寮，宿於殿右。

二日七日 晨起，寒甚。余先晚止錄一碑，乃殿左者，錄未竟，僧為具餐，乃飯而竟之。有寺中讀書二生，以此碑不能句，來相問，余為解示。黨生因引余觀優曇樹。其樹在殿前東北隅二門外坡間，今已築之牆版中，其高三丈餘，大一人抱，而葉甚大，下有嫩枝旁叢。聞開花當六月伏中，其色白而淡黃，大如蓮面瓣長，其香甚烈而無實果實。余摘數葉置囊中。遂同黨生由香積北下坡，循坳而北，一里半，觀聖泉。泉從山坡大樹根下南向而出，前以石環為月池，大丈餘，潑水深五六寸餘，波淙淙由東南坡間瀉去。余至當上午，早潮已過，午潮未至，此正當縮時，而其流亦不絕，第潮時更湧而大耳。黨生言，穴中時有二蟾蜍出入，茲未潮，故不見之，即碑所云「金蟾」，號曰「神泉」者矣。月池南有亭新構，扁曰「問潮亭」，前巡方使關中張鳳翽為之記。黨生又引余由泉西上坡，西北緣嶺上，半里，登水月庵。庵東北向，乃蔥山之東北坳中矣。庵潔而幽，為鄉紳王姓者所建。庭中水一方，大僅逾尺，乃建庵後闢地而出者。庵前有深池，泉不能蓄也。既復下至聖泉，還至曹溪北坡坳，黨生別余上寺，余乃從岐下山。

一里，抵昨村後上山處。由村後南行半里，復東望川東回曲中，石崖半懸，飛樓臨丹，即雲濤洞也。川水已從東盤曲，路猶循西山南向下，因其山塢自南而轉也。一里餘，始循南山而東。二里，則其川自塢北曲而南，與路遇，既過，路又循東山溯溪轉而北，一里，乃東向陟南山之北，一里乃轉東南行。一里，南陟一西來之峽，又南上坡。一里，與前來溫泉渡西大道合，始純南行。六里，入北城門。見有二女郎，辮發雙垂肩後，手執紈扇，嫣然在前，後有一老婦隨之，攜牲盒紙錠，將掃墓郊外。南中所見婦女，纖足姣好，無逾此者。入城一里半，飯於東關，乃出，逾巨石樑，遵大道東北行。半里，有小溪自東塢來，溯之行。從橋南東去，三里半，上坡。又一里，逾東安峭嶺。嶺不甚峻，東北從橫互大山分離西南下，為安寧東第一護城之砂者也。過嶺東下，始見沙河之水，自東北來。隨其塢東入，過站摩村，共五里，為始甸鋪。又四里，過龍馬山，叭叭北透，橫互大山之南。路繞其前而東，又四里，始與沙河上流之溪遇。有三鞏石樑東跨其上，是曰大橋。其水自東北進耳二尖峰西，棋盤山南峽來，西南至安寧城東，南入於螳川者也。又半里，東上坡，宿於高棍橋村。

二日八日 平明，東行一里半，上坡，為安寧東界，由此即為昆明地。陂陀高下，以漸升陟而上，八里，其塢自雙尖後進耳山來，路遂由南隴上。又二里，山坳間有聚廬當尖，是為碧雞關。蓋進耳之山峙於北，羅漢之頂峙於南，此其中間度脊之處，南北又各起一峰夾峙，以在碧雞山之北，故名碧雞關，東西與金馬遙對者也。關之東，向東南下為高嶺，乃草海西岸山水交集處，渡海者從之；向西北下為赤家鼻，官道之由海堤者從之。余時欲游進耳，遂西北下坡半里，循西山北行。二里，有村在西山之麓，是為赤家鼻。大道由其前北去，乃西折而入村。村倚山而廬。有池潑坡側，大不逾五尺，村人皆仰汲焉。中復有魚，有垂釣其上者，亦龍潭之淺者也。由池南上坡，嶺道甚峻。半里，登岡上，稍北而曲，有坊當道，則進耳山門外坊也，其寺尚隔一坑。由坊西望，見寺後大山環於上，此岡繞於前，內夾深坑，旋轉而入，若耳內之孔，寺臨孔上盤朵邊，以「進耳」取名之義，非身履此岡，不見其親切也。進坊，西向沿坑入，半里，有岐西逾大山之坳；而入寺之路，則沿坑南轉。盤崖半里，西上入寺中。寺門東向，登其殿，



頗軒爽，似額端，不似耳中也。方丈在殿北，有樓三楹在殿南。其樓下臨環坑，遙覽滇海，頗如太華之一碧萬頃，而此深遠矣。入方丈，有辛貢士伯敏者，迎款慙慙。僧寶印欲具餐，辛揮去，令其徒陳履、陳履溫。及其弟出見，且為供葷食。復引余登殿南眺海樓，坐談久之。余欲趨棋盤山，問道於寶印。寶印曰：「由坊東下山，自赤鼻山寶珠寺上為正道，路且三〇里。由此寺北，西逾大山之坳，其路半之，但空山多岐，路無從覓耳。」乃同辛君導余從殿後出，遂北至坳下東來岐路，始別去。余乃西上，半里逾坳，半里西北稍下，一里涉中窪。窪西復有大山，南北橫峙，與東界進耳後雙尖，並坳北之巔，東西夾成中窪。由窪西復循西山之東北行，一里，循嶺北轉而西，稍下一里，度峽西上。其西復有大山，南北橫峙，遂西向橫躡之，一里半，登其岡。見西南隨塢有路，上逾其脊，將趨之。有負芻者來，曰：「棋盤路在北，不在西也。」乃循西山之東，又北行，其路甚微，若斷若續。二里半，從西山北坳透脊西出，始望見三家村在西塢中，村西盤峙一峰，自北而南，如屏高擁，即棋盤山也。其脈北自妙離寺三華山西南來，復聳此峰。分支西度，為溫泉之筆架山；分支南下，為始甸後之龍馬山；南環東互，即為所逾之脊；而南度為進耳、碧雞者也。脊北山復橫列東北，至寶珠、赤鼻而止，為三家村東界護山。余昔來自金馬以東，即遙望西界山橫如屏，其頂復有中懸如覆釜，高出其上者，即此棋盤峰也，而不知尚在重壑之內，外更有斯峰護之，洵西峰之領袖矣。從坳西轉，循東山北崖半里，乃西向下。一里，行壑中，有水北流，西涉之。又半里抵三家村，其村倚棋盤東麓。路當從村北西上，乃誤由村南度脊處循峽西南上，竟不得路。攀躡峽中三里，登一岡，有庵三楹踞坪間，後倚絕頂，其前東瞰滇中，乃發僧玄禪與僧裕庵新建者。玄禪有內功，夜坐峰頭，曉露濕衣，無所退怖；庵中四壁未就，不以為意也。日已西昃，迎余瀟茗煮粥，抵暮乃別。西上躡峰，一里，陟其巔。又西向平行頂上一里，有寺東北向，則棋盤寺也。時已昏黑，遂啜茗而就榻。

二〇九日 凌晨起，僧為余炊，余乃獨躡寺後絕頂。時曉露甚重，衣履沾透。頂間無高松巨木，即叢草亦不甚深茂，蓋高寒之故也。頂頗平迥。其西南皆石崖轟突，其性平直而中實，可劈為板，省中取石，皆於此遙負之，然其上反不能見，以坳於內也。西北塢中，有大壑迴環，下有水二方，村廬踞其上，即《志》所載勒甸村龍泉也，其水分青、白色。西南峽中水，則循龍馬山東而去，當即沙河之源矣。東南即三家之流。是頂亦三面分水之處，第一入滇池，兩人螳川，皆一派耳。由頂遠眺，則東北見堯林山尖聳，與邵甸梁王山並列；東南見羅藏山，環峙海外；直南見觀音山岬岬，為碧雞絕頂掩映，半浮半隱；直西則溫泉筆架山連翻而去；惟西北崇山稍豁，則螳川之所向也。下飯於寺。乃同寺僧出寺門東行三〇步，觀棋盤石。石一方橫臥嶺頭，中界棋盤紋，縱橫各〇九道。其北臥石上，楷書「玉案晴嵐」四大字，乃碧潭陳賢所題。南有二石平度，中夾為穴，下墜甚深，僧指為仙洞，昔有牧子墜羊其中，遂以石填塞之。僧言此山之腹皆崆峒，但不得其門而入耳。穴側亦有陳賢詩碑，已剝不可讀。乃還寺，錄昆明令汪從龍詩碑。仍令幼僧導往峰西南，觀鑿石之崖。其崖上下兩層，鑿成大窟如廈屋。其石色青綠者，則膩而實；黃白者，則粗而剛。其崖間嵌青綠色者兩層，如帶圍，各高丈餘，故鑿者依而穴之。其板有方有長，方者大徑五六尺，長者長徑二三丈，皆薄一、二寸，其平如鋸，無纖毫凹凸，真良材也。還從寺前東向下，一里，過新庵之左。直下者一里半，過三家村左，渡澗。又一里半，東逾石山之坳。其山乃東界北走之脈，至此復突一峰，遂北盡焉。從坳東墜崖而下，復漸成一坑，隨之行三里，為寶珠寺。未至寺，其西墜峽處，坑水潰而為瀑，懸崖三級下，深可〇五六丈，但水細如絡絲，不如疋練也。寶珠寺東向，倚山之半，亦幽亦敞。由其前墜坡直下，五里抵山麓，為石鼻山，聚落甚盛，蓋當草海之西，碧雞關大道即出其下也。由村轉北一里半，東北與大道合，於是東向湖堤。二里半，有村當堤之衝，曰夏家寨。過此，遂遵堤行湖中。堤南北皆水窪，堤界其間，與西子蘇堤無異。蓋其窪即草海之餘，南連於滇池，北抵於黃土坡，西瀕赤鼻山之麓，東抵會城，其中支條錯繞，或斷或續，或出或沒，其瀕北者，《志》又謂之西湖，其實即草海也。昔大道迂迴北坡，從黃土坡入會城，傅玄獻為侍御時，填窪支條，連為大堤，東自沐府魚塘，西接夏家寨，橫貫湖中，較北坡之迂，省其半焉。東行堤上一里半，復有岡有橋，有棲舍介水中央。半里，復遵堤上東行湖中，遙顧四圍山色，掩映重波間，青蒲偃水，高柳瀟瀟，天然絕勝；但堤有柳而無花，橋有一二而無二六，不免令人轉憶西陵耳。又東二里，湖堤既盡，乃隨港堤東北二里，為沐府魚池。又一里半，抵小西門，飯於肆。東過閘橋，濱濠南而東一里，入城南舊寓。問吳方生，則已隔晚向晉寧矣。已而見唐大來寄來行李書畫，俱以隔晚先至，獨方生則我來彼去，為之悵悵。乃計復為作書，令顧僕往晉寧謝唐君，別方生，並向大來索陶不退書。

〇一月初一日 晨起，余先作書令顧僕往投阮玉灣，索其導游緬甸書，並謝向之酒盒。余在寓作晉寧諸柬，須其反命，即令往南壩候渡。下午，顧僕去，余欲入城拜阮仁吾，令其促所定負擔人，為西行計。適阮穆聲來顧，已而玉灣以書來，期明日晤其齋中，遂不及入城。

初二日 晨起，余欲自仁吾處，次第拜穆聲，後至玉灣所，忽玉灣來邀甚急，余遂從其使先過玉灣。則穆聲已先在座，延於內齋，款洽殊甚。既午，曰：「今日總府宴撫按，當入內一看即出，故特延穆聲奉陪。」並令二幼子出侍客飲。果去而即返，洗盥更酌。已而報撫按已至，玉灣復去，囑穆聲必款余多飲，須其出而別。余不能待，薄暮，托穆聲代別而返。

初三日 晨往阮仁吾處，令促負擔人。即從其北宅拜穆聲。留晨餐，引入內亭，觀所得奇石。其亭名竹在，余詢其故，曰：「父沒時，宅為他人所有，後復業，惟竹在耳。」亭前紅梅盛開。此中梅俱葉而花，全非吾鄉本色，惟一株傍亭簷，摘去其葉，始露面目，猶故人之免胄相見也。石在亭前池中，高八尺，闊半之，玲瓏透漏，不瘦不肥，前後俱無斧鑿痕，太湖之絕品也。雲三年前從螺山絕頂覓得，以八〇餘人舁至。其石浮臥頂上，不經摧鑿而下，真神物之有待者。余昔以避兩山頂，遍臥石隙，烏睹有此類哉！下午，過周恭先，過於南門內，正挽一友來顧。知金公趾為余作《送靜聞骨詩》，相與同往叩之，則金在其莊，不相值。其友遂留其家，割雞為餉，肴多烹牛雜脯而出，甚精潔。其家乃教門，舉家用牛，不用家也。其友姓馬，字雲客，尋甸府人。父以鄉科任沅州守，當安酋因黔省時，以轉餉功擢常德太守，軍興旁午，獨運援黔之餉，久而無置，以勞卒於任。雲客其長子也，文雅蘊藉，有幽人墨士之風。是晚篝燈論文，雲客出所著《拾芥軒集》相訂，遂把盞深夜。恭先別去，余遂留宿其齋中。窗外有紅梅一株盛放，中夜獨起相對，恍似羅浮魂夢間，然葉滿枝頭，轉覺翠羽太多耳。

初四日 馬君留晨餐。恭先復至，對弈兩局。以留飯。過午乃出城，以為顧僕將返也。及抵寓，顧僕不見，而方生已儼然在樓。問：「何以來？」曰：「昨從晉寧得君書，即騎而來送君。騎尚在，當遲一日復往晉寧。」問：「昔何以往？」曰：「往新興，便道晉寧看君耳。」問：「顧僕何在？」曰：「尚留晉寧候渡。」始知方生往新興，以許郡尊考滿，求雷太史左右之於巡方使君之側也。

初五日 方生為余作永昌潘氏父子書，騰越潘秀才書；又為余求許郡尊轉作書通李永昌，又為余求范復甦。轉作書通楊賓川。憐余無資，其展轉為余謀，勝余自為謀也。下午，顧僕自晉寧返，並得唐大來與陶不退書。阮仁吾所促負擔人亦至。

初六日 余晨造別阮玉灣、穆聲，索其所作《送靜聞骨詩》。阮欲再留款，余以行李已出辭。乃出叩任君。任君，大來妹婿。大來母夫人在其家，並往起居之。任固留飯，余乃趨別馬雲客，不值，留詩而還。過土主廟，入其中觀菩提樹。樹在正殿陸庭間甬道之西，其大四五抱，乾上聳而枝盤覆，葉長二三寸，似枇杷而光。土人言，其花亦白而帶淡黃色，瓣如蓮，長亦二三寸，每朵〇二瓣，遇閏歲則添一瓣。以一花之微，而按天行之數，不但泉之能應刻，而物之能測象如此，亦奇矣。土人每以社日，群至樹下，灼艾代灸，言灸樹即同灸身，病應灸而解。此固誕妄，而樹實為之癩醫無餘焉。出廟，飯於任，返寓。周恭先以金公趾所書詩並贖至，又以馬雲客詩扇至。阮玉灣以詩冊並贖至，其弟鐸亦使人饋贖焉。迨暮，金公趾自莊還，來晤，知余欲從筇竹往，曰：「余輩明晨當以筇竹為柳亭。」余謝之曰：「君萬萬毋作是念。明晨君在溫柔夢寐中，余已飛履峰頭矣，不能待也。」是晚，許郡尊亦以李永昌書至，惟范復甦書未至也。

初七日 余晨起索飯欲行，范君至，即為作楊賓川書。余遂與吳方生作別。循城南濠西行二里，過小西門。又西北沿城行一里，轉而半里，是為大西門，外有文昌宮桂香閣峙其右，頗壯。又西半里，出外隘門，有岐向西北者，為富民正道；向正西者，為

筇竹寺道。余乃從正西傍山坡南行，即前所行湖堤之北涯也。五里，其坡西盡，村聚駢集，是為黃土坡；坡西則大塢自北而南，以達滇海者也。西行塢塍中二里；有溪自西北注而南，石樑橫其上，是即海源寺側穴湧而出之水，遂為省西之第一流云。又西一里半，有小山自西山橫突而出，反自南環北；路從其北嘴上一里半，西達山下。有峽東向，循之西上，是為筇竹；由峽內越澗西南上，是為圓照；由峽外循山嘴北行，是為海源。先有一婦騎而前，一男子隨而後者，雲亦欲往筇竹。隨之，誤越澗南上圓照，至而後知其非筇竹也。圓照寺門東向，層台高敞，殿宇亦宏，而闐寂無人。還下峽，仍逾澗北，令行李往候於海源，余從峽內入。一里半，澗分兩道來，一自南峽，一自北峽，二流交會處，有坡中懸其西。於是渡南峽之澗，即躡坡西北上，漸轉而西，一里半，入筇竹寺。

其寺高懸於玉案山之北陲，寺門東向，斜倚所踞之坪，不甚端稱，而群峰環拱，林壑濳沓，亦幽邃之境也。入寺，見殿左庖膳喧雜，腥羶交陳，前騎來婦亦在其間。余即入其後，登藏經閣。望閣後有靜室三楹，頗幽潔，四面皆環牆回隔，不見所入門，因徘徊閣下。忽一人迎而問曰：「先生豈霞客耶？」問何以知之？曰：「前從吳方生案征其所作詩，詩題中見之，知與丰標不異也。」問其為誰，則嚴姓，名似祖，號築居，嚴塚宰清之孫也。為人沉毅有骨，澹泊明志，與其姪讀書於此，所望牆圍中靜室，即其棲托之所。因留余入其中，懇停一宿。余感其意，命題僕往海源安置行李，余乃同嚴君入殿左方丈。問所謂禾木亭者，主僧不在，鎖鑰甚固。復遇一段君，亦識余，言在晉寧相會，亦忘其誰何矣。段言為金公趾期會於此，金當即至。三人因同步殿右。循階坡而西北，則寺後上崖，復有坪一方，其北崖環抱，與南環相稱，此舊筇竹開山之址也，不知何時徙而下。其處後為僧塋墓，有三塔皆元時者，三塔各有碑，猶可讀。讀罷還寺，公趾又與友兩三輩至，相見甚歡。窺其意，即前騎來婦備酒邀眾客，以筇竹為金氏護施之所，公趾又以夙與余約，故期備於此，而實非公趾作主人也。時嚴君謂余，其姪作飯於內已熟，拉往餐之。頃之，住持僧體空至。其僧敦厚篤摯，有道行者，為余言：「當事者委往東寺監工修造，久駐於彼，今適到山，聞有遠客，亦一緣也。必多留寺中，毋即去。」余辭以雞山願切：「此一宵為嚴君強留者，必不能再也。」體空謂：「今日諸酒肉漢混聒寺中。明晨當齋潔以請。」遂出。余欲往方丈答體空，嚴君以諸飲者在，退而不出。余見公趾輩同前騎婦坐正殿東廂，始知其婦為伎而稱觴者。余乃迂從殿南二門側，曲向方丈。體空方出迎，而公趾輩自上望見，趨而至曰：「薄體已備，可不必參禪。」遂拉之去。抵殿東廂，則築居亦為拉出矣。遂就燕飲。其婦所備肴饌甚腆。公趾與諸坐客，各歌而稱觴，然後此婦歌，歌不及公趾也。既而段君去，余與築居亦別而入息陰軒。迨暮，公趾與客復攜酒盒就飲軒中，此婦亦至，復飛聲徵歌，二鼓乃別去。余就寢。寢以紙為帳，即嚴發君之榻也。另一榻亦紙帳，是其姪者，嚴君攜被袱就焉。既寢，嚴君猶秉燭獨坐，觀余《石齋詩帖》，並諸公手書。余魂夢間，聞其哦三詩贈余，余寢熟不能辨也。

初八日 與嚴君同至方丈叩體空。由方丈南側門入幽徑，游禾木亭。亭當坡間，林巒環映，東對峽隙，滇池一杯，浮白於前，境甚疏窅，有雲林筆意，亭以茅覆，窗櫺潔淨。中有蘭二本，各大叢合抱，一為春蘭，止透二挺；一為冬蘭，花發穠穗，穗長二尺，一穗二餘花。花大如萱，乃赭斑之色，而形則與蘭無異。葉比建蘭闊而柔，磅礴四垂。穗長出葉上，而花大枝重，亦交垂於旁。其香盈滿亭中，開亭而入，如到眾香國中也。三人者，各當窗一隙，踞窗檻坐。侍者進茶，乃太華之精者。茶冽而蘭幽，一時清供，得未曾有。禾木者，山中特產之木，形不甚大，而獨此山有之，故取以為名，相仍已久，而體空新整之，然目前亦未睹其木也。體空懇留曰：「此亭幽曠，可供披覽；側有小軒，可以下榻；閣有藏經，可以簡閱。君留此過歲，亦空山勝事。雖澹泊，知君不以羶來，三人卒歲之供，貧僧猶不乏也。」余謝：「師意甚善。但淹留一日。余心增歉一日。此清淨界反成罪戾場矣。」坐久之，嚴君曰：「所炊當熟，乞還餐之。」出方丈，別體空，公趾輩復來，拉就殿東廂，共餐鼎肉湯麵，復入息陰軒飯。嚴君書所哦三詩贈余，余亦作一詩為別。出正殿，別公趾，則行李前去，為體空邀轉不容行。余往懇之，執袖不捨。公趾、築居前為致辭曰：「唐晉寧日演劇集賓，欲留名賢，君不為止。若可止，余輩亦先之矣。」師曰：「君寧澹不羶，不為晉寧留，此老僧所以敢留也。」余曰：「師意既如此，余當從雞山回，為師停數日。」蓋余初意欲從金沙江往雅州，參峨眉。滇中人皆謂此路久塞，不可行，必仍歸省，假道於黔而出遵義，余不信。及瀕行，與吳方生別，方生執裾黯黯曰：「君去矣，余歸何日？後會何日？何不由黔入蜀，再圖一良晤？」余口不答而心不能自己。至是見體空誠切，遂翻然有不由金沙之意。築居、公趾輩交口曰：「善。」師乃聽別。出山門，師猶遠送下坡，指對山小路曰：「逾此可入海源上洞，較山下行近。」

既別，一里半，下至峽中。令肩行李者逾南澗，仍來路出峽，往海源寺；余同顧僕逾北澗，循澗北入，即由峽東向躡嶺。一里，逾嶺東。稍東下，半里，折而北，又半里，已遙見上洞在北嶺，與妙高相並，而路則踐危石歷巉磴而下。下險，即由山半轉而北行。半里，有大道東南自海源上坡，從之。西北上半里，嶺上亂石森立，如雲湧出。再北，遂得上洞。洞門東向，高穹軒迥，其內深六七丈，闊與高亦如之，頂穹成蓋，底平如砥，四壁圍轉，無嵌空透漏之狀；惟洞後有石中突，高丈餘，有隙宛轉。逾之而入，洞壁亦嵌而下墜，深入各二丈餘，底遂窅黑。墜隙而下，見有小水自後壁滴瀝而下，至底而水不見。黑處亦漸明。有樵者見余入，駐外洞待之，候出乃去。洞中野鴿甚多，俱巢於洞頂，見人飛擾不定，而土人設機關以取之。又稍北，共半里而得中洞。洞門亦東向，深闊高俱不及上洞三之一，四壁亦圍轉無他岐，惟門左旁列一柱，又有二孔外透為異耳。

余從洞前望往妙高大路，自海源由山下村落，盤西山北嘴而西上；洞前有如線之路，從嶺北逾坳而西，即從嶺頭行，可省陟降之煩。乃令顧僕下山招海源行李，余即從洞嶺北行，期會於妙高。河北路若斷若續，緣西山之半，其下皆村聚，倚山之麓，大路隨之。余行嶺半一里，有路自下村直上，西北逾嶺從之。一里，逾嶺西，峰頭有水一塘在窪中。由塘北西下一里，山復環成高塢，自南向北；塢口石峰東峙，嶙峋飛舞，踞眾壑之支。石峰北，又有塢自西而東，水塢重壑層疊，有大山臨之，其下路交而成蹊焉。余望之行，半里，北下至石山之西。又半里，西抵西塢之底。路當從西塢北緣峽而上，余誤從西塢南崖躡坡而登。一里，逾嶺脊而西，即見西北層岡之上，有佛宇重峙，余知即為妙高，而下有深峽間隔，路反折而西南，已覺其誤。循之行一里，以為當截峽北渡，便可折而入寺。乃墜峽西北下，半里涉底，復攀峽西北上，以為寺在岡脊矣，而何以無路？又半里，及登脊，則猶然寺前環峽之岡，與寺尚隔一坑也。岡上有一塔，正與寺門對。復從其東北下坑，半里，由坑底再上北崖，則猶然前塢底緣峽處也。北上半里，岡頭有茶庵當道，是為富民大路，庵側有坊。沿峽端西循坡半人，半里，是為妙高寺。寺門東向，前臨重峽，後倚三峰，所謂三華峰也，三尖高擁攢而成塢，寺當其中，高而不覺其亢，幽而不覺其闕，亦勝地也。正殿左右，俱有官舍，以當富民、武定之孔道故。寺中亦幽寂。土人言，妙高正殿有辟塵木，故境不生塵，無從辨也。瞻眺久之，念行李當至，因出待於茶庵側。久之，乃從坡下山。余因執途人詢沙朗道，或云仍下坡，自普擊大道而去，省中通行之路也，其路迂而易行；或云更上坡，自牛圈嘴分岐而入，此間間達之路也，其路近而難知。余曰：「既上，豈可復下？」遂更上坡。三里，逶迤逾嶺頭，即循嶺北西向盤崖行。又二里，有小石峰自嶺北來，與南峰屬，有數家當其間，是曰牛圈嘴，東西之水，從此分矣。從嘴西直下，則大道之出永定橋者。余乃飯而從嶺脊北向行，一里，稍下涉壑，即從壑北上坡。緣坡東北上，回望壑底，西墜成峽，北走甚深。路東北逾坡，其東猶下滇池之峽也。又一里半，從嶺頭逾坳而北。北行一里，再逾一西突之坳，其北遂仍出西峽上，於是東沿山脊行。又北一里半，西瞰有村當峽底，是為陡坡。其峽逼仄而深陡，此村居之最險者。從嶺上隨嶺東轉，半里，有路自東坳間透而直西，遂墜西峽下，此陡坡通省之道，乃遵之東上。半里，逾坳東，於是南沿山脊行。又東半里，稍東下峽中。半里，有水一池瀦路南，是為清水塘，在度脊之北。塘北遂下墜成坑，隨之北下，一里過峽底，有東來大道度峽西北去，此即自省會走富民間道也。隨之，復從峽西傍西山北行。二里，又轉而西，遇一負薪者，指北向從岐下峽中行。將半里，至其底，即清水塘之下流也。又從峽西緣坡麓行，細徑斷續，亂崖崩隕。二里半，逾澗，緣東麓又北一里，乃出峽口。於是北塢大辟，南北遙望，而東界老脊與西界巨峰，夾而成塢。始從略勝北行，一里，有溪頗巨，自塢北來，轉而西去，余所從南來之水，亦入之，同入西南峽中。路北渡之，一里，有村聚倚西山之麓，高下層疊，是為沙朗。入叩居停，皆辭不納，以非大路故，亦昆明之習俗也。最後入一老人家，強主之，竟不為覓米而炊。

初九日 令顧僕覓米具炊。余散步村北，遙晰此塢。東北自牧養北梁王山西支分界，東界雖大脊，而山不甚高；西界雖環支，而西北有石崖山最雄峻。又南為沙朗西山，又南為天生橋，而南屬於陡坡東峽之山。其山東西兩界既成大塢，而南北亦環轉連屬。其中水亦發源於龍潭，合南北峽而成溪，西注於富民螳螂，然不能竟達也；從塢西南入峽，搗入山洞，其洞深黑莫測，穿山西出，與陡坡之澗合。洞上之山，間道從之，所謂「天生橋」也。然人從其上行，不知下有洞，亦不知洞之西透，山之中空而為橋；惟沙朗人耕牧於此，故有斯名。然亦皆謂洞不可入，有虎狼，有妖祟，勸余由村後逾山西上，不必向水洞迂折。余不從。

既飯，乃南循坡麓行。一里半，與溪遇，遂同入西峽。其峽南北山壁夾而成，路由溪北沿北山之麓入，一里，仰見北崖之上，石壁盤突，其間駢列多門，而東一門高懸危瞰，勢獨雄豁，而磴跡甚微，棘翳崖崩，莫可著足。乃令顧僕並行李俟於下。余獨攀躍而上。久之，躋洞東，又見一門側進，余以為必中通大洞，遂從其側倒懸入大洞門。其門南向甚穹，洞內層累北上，深□餘丈，而闊半之，然內無旁竇，即前外見側進之門，亦不中達也。出洞，欲東上側門；念西洞尚多，既下，欲再探西洞；望水洞更異，遂直從洞下，西趨水洞。又半里，西峽既盡，山環於上，洞辟於下，水從東來逼南崖，搗西洞入，路從其北墜岡下。余令肩夫守行李於岡上，與顧僕入洞。洞門東向，高□餘丈，而闊半之。始涉水從其南崖入，水漱北崖而環之。入五六丈，水環北崖，路環南崖，俱西轉。仰見南崖之上，層覆疊出，突為危台，結為虛樓，皆在數丈之上，氤氳闐辟，與雲氣同為吞吐。從其下循之西入，北崖尚明，水漱之；南崖漸暗，路隨之。西五六丈，南崖西盡，水從北崖直搗西崖下，西崖遂下嵌成潭，水鳴鳴其中，作衝激聲，遂循西崖北折去。路乃涉水循東崖，北向隨之。洞轉而北，高穹愈甚，延納餘朗，若昧若明。又五六丈，水漱北崖復西轉，余亦復涉西涯。於是水再環北崖，路再環南崖，竟昏黑不可辨，但聞水聲潺潺。又五六丈，復西遇水，其水漸深，既上不可見，而下又不可測，乃出。

出復四渡水而上岡。聞岡上有人聲，則沙朗人之耕隴者。見余入洞，與負行李人耦語待之。為余言，水之西出，即陡坡北峽；山之上度，即天生橋間道所從，如前之所標記者。始恨不攜炬，竟西從洞中出也。其人又為余言，富民有老虎洞，在大溪之上，不可失。余謝之。乃西上躡嶺，一里半，登其脊，是為天生橋。脊南石峰嶙峋，高聳而出，其脈自陡坡東，度脊而北，間道循其東陲，陡坡之澗，界其西麓；至此又跨洞北，屬於沙朗後西山，水從其下穿腹西出，路從其上度脊西行。脊西瞰，即陡坡澗水，直走而北，至此西折，脊上之路，亦盤壑西墜。益信出水之洞，即在其下，心懸懸欲一探之。

西行山半者一里，見有岐直下峽底，遂令顧僕同負囊者由大道直前，余乃獨下趨峽中。半里，抵峽底，遂溯水東行。一里，折而南，則後洞龐然西向，其高闊亦如前洞，水從其中踴躍而出，西與南來之澗合而北去。余溯流入洞，二丈後，仰睇洞頂，上層復裂通於門外，門之上，若橋之橫於前，其上復流光內映，第高穹之極，下層石影氤氳，若浮雲之上承明旭也。洞中流，初平散而不深，隨之深入數丈，忽有突石中踞，浮於水面，其內則淵然深匯，磅礴崖根，不能溯入矣。洞頂亦有石倒懸，以高甚，反不覺其天矯。其門直而迴，故深入而猶朗朗，且以上層倒射之光，直徹於內也。出洞，還顧洞門上，其左懸崖甚峭，上復辟成一門，當即內透之隙。乃涉澗之西，遙審崖間層疊之痕，孰可著足，孰可倒攀，孰可以宛轉達，孰可以騰躍上。乃復涉澗抵崖，一依所審法試之。半晌，遂及上層外，門更廓然高穹也。入其內，為龕為窩，為台為榭，俱浮空內向。內俯洞底，波濤破峽，如玉龍負舟，與洞頂之垂幄懸帟，昔仰望之而隱隱者，茲如縷絡隨身，幢幡覆影矣，與躡雲駕鶴，又何異乎？坐久之，聽洞底波聲，忽如宏鐘，忽如細響，令我神移志易。及下，層崖懸級，一時不得腴理，攀掛甚久。忽有男婦□餘人，自陡坡來，隔澗睇睇，迨余下，問何所事。余告以遊山。兩男子亦儒者，問其上何有。余告以景不可言盡。恐前行者漸遠，不復與言，遂隨水少北轉而西行峽中。

一里，漸上北坡。緣坡西行，三里，峽塢漸開。又四里，塢愈開。其北崖逾山南下者，即沙朗後山所來道；其南坡有聚落倚南山者，是為頭村。路至此始由塢渡溪。溪上橫木為橋，其水即陡坡並天生橋洞中所出，西流而注於螳螂川者也。從溪南隨流行一里，過頭村之西。沿流一里半，復上坡西行。二里，再下塢中。半里，路旁有賣漿草舍倚南坡，則顧僕與行李俱在焉。遂入飯。又西盤南山之嘴，一里餘，為二村。村之西有塢北出，橫涉而過之。半里，復上坡，隨南山而西，上倚危崖，下逼奔湍。五里，有村在溪北，是為三村。至是南界山橫突而北，北界山環三村之西，又突而南，塢口始西空焉。路由溪南躋北突之坡而上，一里半。抵峰頭。其峰北瞰三村溪而下，溪由三村西橫擊北峰之麓，破峽西出。峽深嵌逼束，止容水不容人，故路逾其巔而過，是為羅鬼嶺，東西分富民、昆明之界焉。過嶺西下四里，連過上下羅鬼兩村，則三村之流，已破峽西出。界兩村之中而西，又有一溪自北塢來，與三村溪合併西去。路隨之，行溪南二里，抵西崖下，其水稍曲而南，橫木梁渡之。有村倚北山而聚，是為阿夷衝。又從其西一里半，逾一波。又一里半，昏黑中得一村，亦倚北山，是為大哨。覓宿肆不得，心甚急。又半里，乃從西村得之，遂宿其家。

初□日 雞鳴起飯，出門猶不辨色。西南行陸中，一里半，南過一石橋，即阿夷衝溪所出也。溪向西北流，路度橋南去。半里，又一水自東南峽中來，較小於阿夷衝溪，即《志》所云洞溪之流也。二流各西入螳螂川。度木橋一里餘，得大溪湯湯，即螳螂川也；自南峽中出，東北直抵大哨西，乃轉北去而入金沙江。有巨石樑跨川上，其下分五鞏，上有亭。其東西兩崖，各有聚落成衝，是為橋頭。過橋，西北一里，即富民縣治。由橋西溯川南行七里，為河上洞。先是有老僧居此洞中，人以老和尚洞呼之，故沙朗村人誤呼為老虎洞。余至此，土人猶以為老和尚也。及抵洞，見有刻為河上洞者，蓋前任縣君以洞臨溪流，取河上公之義而易之。甫過橋，余問得其道，而顧僕與負囊者已先向縣治。余聽其前，獨沿川岸溯流去。

一里，西南入峽。又三里，隨峽轉而南，皆瀕川岸行。又二里，見路直躡山西上，余疑之，而路甚大，姑從之。一里，遇樵者，始知上山為胡家山道，乃土寨也，乃復下，瀕川而南。一里，其路又南上山，余覘其旁路皆翳，復隨之。躡山南上，愈上愈峻，一里，直登嶺脊，而不見洞。其脊自西峰最高處橫突而東，與東峰壁夾川流，只通一線者也。蓋西岸之山，南自安寧聖泉西龍山分支傳送而來，至此聳為危峰，屏壓川流，又東北墜為此脊，以橫扼之；東岸之山，東自牛圈哨嶺分支傳送而來，至此亦聳為危嶂，屏壓川流，又西與此脊對而挾持之。登此脊而見南崖山勢崩墜，夾川如線，川自南來，下嵌其底，不得自由，惟有衝躍。脊南之路，復墜淵而下，以為此下必無通衢，而墜路若此，必因洞而辟。復經折隨之下，則樹影偃密，石崖虧蔽，倘非人境。下墜一里，路直逼西南高峰下，其峰崩削如壓，危影兀兀欲墜。路轉其夾坳間，石削不容趾，鑿孔懸之，影倒奔湍間，猶窘然九淵也。至是余知去路甚遠，已非洞之所麗，而愛其險峭，徘徊不忍去。忽聞上有咳聲，如落自九天。已而一人下，見余愕然，問何以獨踞此。余告以尋洞，曰：「洞在隔嶺之北，何以逾此？」余問：「此路何往？」曰：「沿溪躡峭，四□里而抵羅墓。」則此路之幽闕，更非他徑所擬矣。雖不得洞，而覘此奇峭，亦一快也。

返躋一里，復北上脊。見脊之東有河南向，然去川甚遠，余知非河上洞，而高攬南山，憑臨絕壑，亦超然有雲外想，遂拔棘攀崖入之。其洞雖不甚深，而上覆下平，倒插青冥，呼吸日月，此為最矣。憑憩久之，仍逾脊北下。一里抵麓，得前所見駢路，瞰川崖而南，半里，即橫脊之東垂也。前誤入南洞，在脊南絕頂，此洞在脊北窮峽。洞門東向，與東峰夾束螳川，深嵌峽底，洞前惟當午一露日光，洞內之幽阻可知也。洞內南半穹然內空，北半偃石外突；偃石之上，與洞頂或綴或離；其前又豎石一枝，從地內湧起，踞洞之前，若湧塔然。此洞左之概也。穹入之內，崆峒窈窕，頂高五六丈，多翱翔卷舒之勢。五丈之內，右轉南入，又五丈而窅然西穹，闔黑莫辨矣。此洞右之概也。余雖未窮其奧，已覺幽奇莫過，次第滇中諸洞，當與清華、清溪二洞相為伯仲。而惜乎遠既莫聞，近復荒翳，桃花流水，不出人間，雲影苔痕，自成歲月而已！

出洞，遂隨川西岸遵道七里，至橋頭。又北一里餘，入富民縣南門，出北門；無城堞，惟土牆環堵而已。蓋川流北向，辟為大塢，縣治當西坡之下，其北有餘支掉臂而東，以障下流，武定之路，則從此臂逾坳北去，川流則灣此臂而東北下焉。

時顧僕及行李不知待何所，余踉蹌而前，又二里，及之坳臂之下，遂同上峽中，平逾其坳。三裡，有溪自西南山峽出，其勢甚遙，乃河上洞西高峰之後，夾持而至，東注螳川者。其流頗大，有梁南北跨之。北上坡，又五里，飯於石關哨。逾坳北下，日色甚麗，照耀林壑。西有大山曰白泥塘，其山南北橫聳，如屏插天。土人言，東下極削而西頗夷，其上水池一泓，可耕可廬也。山東之

水，即由石關峭北麓而東去。共二里，涉之，即緣東支迤邐北上。其支從白泥東北環而南下者，其腋內水亦隨之南下，合於石關北麓。路溯之北，八里，又逾其坳。坳不甚峻，田塍疊疊環其上，村居亦夾峙，是為二□里鋪。又四里為沒官莊，又三里為者塢關。其處塢徑旁達，聚三流焉。一出自西南峽中者，最大，即白泥塘山後之流也，有石樑跨其上，梁南居廬，即者塢關也。越梁西北上一里，復過一村廬，又一小水自西峽來，又一水自西北峽來，二水合於村廬東北，稍東，復與石樑下西南峽水合而東北去，當亦入富民東北螳川下流者。過村廬之西北，有平橋跨西峽所出溪上，度其北，遂西北上嶺。其嶺蓋中懸於西北兩澗之中，乃富民、武定之界也。盤曲而上者三里，有佛宇三楹，木坊跨道，曰「滇西鎖鑰」，乃武定所建，以為入境之防者。又西上一里餘，當山之頂有堡焉，其居廬亦盛，是為小甸堡。有歇肆在西隘門外，遂投之而宿。

□一日 自小甸堡至武定府歇。